

如何克服工業上的困難

作
駱村嬰

千孫胡
家曉子

展望叢刊

第一輯

編者的話

假使有人問我們爲什麼要編這個「展望叢刊」，我們的答覆是：爲了滿足目前廣大讀者在時事政策的學習中、對於參攷材料的迫切需要。

因此，我們就把在本刊發表過的文章，就其性質相同的，或者把那些符合於本刊性質、而篇幅太大、爲本刊所不能容納的來稿，編印成冊，以供讀者參攷。

目 錄

如何克服工商業的困難·····	千家駒	一
論加工定貨收購中的公私關係·····	孫曉邨	一一
調整公私關係中的一些具體問題·····	胡子嬰	一七

如何克服工商業的困難

千家駒

我國私營工商業，一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主義剝削之下，帶着濃厚的殖民地性封建性與投機性，解放以後，如何向着獨立自主的方向發展，本是一個相當艱難而複雜的過程。最近由於統一財經工作的嚴厲執行，通貨緊縮，物價穩定，這本來應該是我國工商業的一大轉機，但由於過去他們畸形的發展，在轉變期中，反而使他們潛伏的危機表面化了。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上海工商業停業歇業的字數增加了，據不完全的統計，上海從去年八月到今年三月，停工或歇業的將近四千家，其中工業約一千多家，商店二三千家，私營而未申報的還不在內，這可以看出當前問題的嚴重性。各業中，除高級消費業外，又以金融業表現得最為突出，在去年五月底上海初解放的時候，銀行有一百一十五家，錢莊八十家，信託公司五家，合計二百家。三月底止共倒閉了六十八家，約佔總數百分之卅，非民生日用必需的行業，如高等旅館，咖啡館，跳舞廳，時裝商店，化妝品商店固然倒閉累累，即與國計民生有關的正當工商業，也困難重重，不可終日。這種情況，當然使得私營工商業者感到徬徨和苦悶的。所以上海有許多認識不清的資本家逃走了，有的跑到香港，有的在上海附近躲着，或者把貨物隱藏起來，甚至想出種種辦法逃避資金，也有的由資方出很高的解僱費解雇了職工，私自停業，連政府都不知道。這種現象，以上海最為突出，至於北京與天津，却不大相同，但凡為廣大人民所需要，面對農村的工業，停工的就比較少，有些地區（如京津），這種行業還在恢復和增加中。各地共通的是凡是帶有濃厚殖民地色彩的，只以少數人的消費享受為對象的，倒閉的特別多，至如銀行錢莊歇業的多是一些作風不正

派專在通貨膨脹中投機取巧的小行莊。這說明了某些工商業的蕭條，正是新中國經濟轉變過程中必然的趨向。把爲帝國主義服務，供官僚地主少數高等華人享受的工商業轉變到面對農村爲人民大眾服務的工商業，本是一件艱鉅的工作，不適合時代要求的工商業不可避免的要淘汰一些。也祇有淘汰舊的，才能產生新的。對於這一類的淘汰，是不足惜的，祇有決定改造，才有光明的前途。

但是今天有許多正當的工商業，即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難。甚至不能維持的現象，這是什麼原因呢？困難的癥結所在，首先是一般購買力的萎縮，這是很顯然的，國家經過了十二年的戰爭，購買力怎會不低？以鄉村說，去年的大水災，損失慘重，地主富農，繳過公糧以後，很少有剩餘購買力，貧農雇農又沒有經過土改，購買力也沒有提高。就都市說，由於美帝蔣匪封鎖，海外交通困難，外銷市場阻塞，內銷不暢，國內富有階級多逃到香港或國外去了，中產階級經過國民黨十多年的通貨膨脹，所有的資產，已給榨取一空，這都是購買力萎縮的原因，也是今天私營工商業客觀上存在着最主要的困難。但何以在三月以後，市場萎縮特別嚴重起來呢？因爲通貨膨脹時期，市場上爲一種虛偽的繁榮所掩蓋，不管有無需要，大家存貨不存錢，廠家囤積原料，商家囤積貨物，市民囤積日用必需品，但自三月份實行統一財經工作，物價回跌以後，這一情況大大改變了，囤積的知道貨價要跌不敢再囤了，以前吃進去的，今天一下吐出來了，市場購買力特別顯得萎縮了。這種萎縮是經濟趨於正常發展所必需經過的一個過程。其次是資金週轉困難，過去上海有句話「私人吃行莊，行莊吃工廠」，所有辦廠的無不負有或多或少的債，借款利息奇重，這也是國民黨多年通貨膨脹所造成的，這種高利息，事實上包括了貨幣貶值的損失在內，各大都市的利息，一般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據上海工商聯去年十一月

二十多個行業統計，上海廠家自備的週轉資金，占百分之五十七強，其餘百分之四十二，全靠信貸，因此每月負擔的利息，就在成本上佔極大比例。有的紗廠付出利息要佔成本百分之三十以上，一般廠家每天最緊張的工作就是拆頭寸。去年十一月漲風中，少數認識不清的資本家認為人民券又將為偽法幣或偽金元券之續，他們拚命進貨，待價而沽，要想大大發一筆橫財。殊不知由於人民政府財政政策的正確執行，幣值穩定，物價回跌，這一下使許多習慣於通貨膨脹中投機取巧的工商業，相顧失色，結果因此破產的很多。第三是私營工廠的開支過大，私營工廠的工資都比較公營廠高，用的工人較多，但是生產效率反而比公營廠低，譬如中紡公司各廠，每錠子每日可以生產一磅到一·二磅，私營紗廠至多只能生產〇·八到〇·九磅，甚至有低至〇·六磅的，除了機器的新舊有關外，私營廠不能做到精簡的地步，是主要的原因。自然這不是廠家所能單獨負責的，因為廠家今天是不能隨便解僱工人或減低工資的。銷路呆滯而開支不能減低，這就更增加他們的困難了。以上三點是私營工商業客觀上存在的困難，再加以三月份稅損與公債擠在一起，就使許多工商業更負擔不了。但稅收與公債，決不是今天工商業不能維持的重要因素，僅使他們的週轉資金更為困難，却是一個事實，由於困難重重，許多私營工廠的資本家情緒消極了，他們甚至聽信國民黨特務的謠傳說，『中國要提早實行社會主義了』。

如何解決這些困難，首先必須消除私營資本家的思想顧慮。必須指出，這些困難，都是轉變中的困難，是有辦法可以克服的，從舊中國工商業改變的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工商業，這本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克服困難，是需要勇氣與毅力的，大家知道目前私營工商業困難產生的客觀條件，是中國經過了十二年戰爭，購買力極度萎縮；是解放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必須台灣，海南島，舟山羣島完全解放，才能解除轟炸的威脅，海口的封鎖。所以我們首先要支援戰爭，解放台

灣，政府今天對統一財經工作的嚴格執行，公債與稅收任務的特別強調，就是要集中全部力量，解放台灣，這一條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把蔣匪殘餘最後肅清，什麼工商建設，都根本談不到的。其次，購買力的提高，要待全國土改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這是須有相當的時間。中國到今天為止還是一個農業國家，最大的市場是農民，祇要有二三個豐年，再經過了土改，農民購買力便可以大大提高了，今天的東北不就是一個例子嗎！關於工業資金問題，高利率是國民黨十多年通貨膨脹所造成的，近二月來，由於物價穩定，利息已逐漸降低，但要降到和戰前一樣，還要物價繼續穩定相當時期，人民才會明白國東西沒有留人民券方便。這才能建立人民券的信用，才能使利息恢復正常狀態。至於私營廠的過剩勞動力與高工資問題，這必須通過勞資協商方式，耐心進行教育工作，使工會的組織健全，加強領導，讓他們自動自覺的向公營看齊，這也需要相當的時期。

如何才能克服目前私營工商業的困難呢？

應該分清，目前發生困難的工商業有兩種不同的性質，有一些是過去服務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工商業，例如製造為少數『高等華人』享用的高級消費品業，及為他們服務的行業，有如化粧品業、茶樓酒館、跳舞廳、華貴的百貨商店等等，如今因為社會風氣的改變，自然而然地趨於沒落。又如專在物價漲風中囤積居奇的投機事業，在金融波動中買空賣空，放高利貸，經營金銀投機的銀錢業，如今因為幣值與物價的穩定，英雄無用武之地，也不得不關門歇業。對於這一類工商業的沒落，我們認為是社會經濟變革過程中應有的現象，不但不足憂，而且是可喜的現象。我們應該指出這類企業是沒有前途的，他們祇有改變方向早日轉業，所以這一類工商業困難的克服，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本文所說的是正當經營的工商業，即劉少奇副主席所指

出：『對於那些有可能維持，又於國計民生有益，但是發生困難的私人生產事業，人民政府應該給以幫助，這些企業的主人和工人羣衆也必須各盡所能，共同協力，以便把這些企業維持下來等待情況的好轉』。

但在今天還沒有具備正當工商業基本好轉的條件。毛主席指出過：『整個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有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和國家軍政費用的大量節減』。也就是說，要工商業情況的根本好轉，首先有待於農村購買力之提高，但農村購買力的提高，必需全國土改完成之後，而這還需有二三年的時間。其次，軍政費用的大量縮減，要等到台灣、西藏及其他佔海島全部解放之後才有可能，祇有到那時候，政府才能拿出更大的財政力量投資於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上。我們相信在今年內一定可以完成解放全國的大業，但軍事費用的大量縮減，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才能做到。

所以我們所應該做的和可能做的事，僅是如何使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企業渡過目前難關，維持下來，以等待基本情況的好轉。這裏我們提供下列各點，以供工商業界的參考。

第一、要使私營企業儘可能與國營企業相配合，替國家機關及國家企業做定貨和加工工作。現在東北的私營企業大多爲國營企業加工，如此國營企業發展之後，私營企業也跟着發展起來了。這應該成爲我們今後發展私營企業的一個重要方向。即在關內，許多私營企業之能够繼續生產主要地也是依賴國家機關的定貨與加工。這種定貨和加工的數量是很大的，但過去因爲沒有統一的分配和精確的計算，常使雙方生產計劃脫節。政府的『軍政機關和企業機關應該盡可能的，一個一個地作出一定時期的定貨預算和加工預算，特別是大批的定貨和加工預算，並提出自己的意見，交給工商貿易機關。同時，各地工商貿易機關應該要各地公私生產機關據實報告自己

的生產情況，並加以調查，報告上級。這樣，就使我們的中央工商貿易機關有可能在適當的範圍內統一與分配國家的各種定貨和各種加工，並調節各企業的生產』（劉少奇）定貨和加工計劃是應該由政府提出來的。爲了使私營企業得以與國營企業生產計劃相配合，政府準備在今後幾個月內召集若干種的專業會議，這種專業會議不僅有國營企業的主管人員參加，也包括私營部分的負責人在內。就是我們今後的生產計劃，要把私營部分也組織在內。目的是要『減少公私企業生產和業務上的盲目性，逐漸增加計劃性』（陳雲）

第二、爲了減少我國過去私營工商業的盲目性，必須把工業生產作一些必要的調整。過去中國工業的發展是畸形而不合理的，原料倚靠外國供給，市場局限於大城市的小圈子裏，農民對於城市工業品因限於購買力，望洋興嘆，根本不敢存非份之想。今後工業如果不面對農村，不爲農民大眾的需要而生產，它就決沒有遠大的前途。原料如果經常倚賴帝國主義供給，這種工業就不可能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因此，對於若干過去倚賴帝國主義供給原料的工業（如棉紡織及麵粉業），今後原料，應該盡可能取給於國內，同時要考慮到把工廠遷移到便利於原料供應的內地中小城市去。對於過去高級消費品的企業，今後應該改變方向，製造適合農民實際需要與適應農民購買力的生產品。對於若干在市場上已發生生產過剩，同時在短時期內（全國土改完成前），也沒有打開銷路可能的出產事業（例如火柴、捲烟、肥皂、家用工業品等等）應限制其設立新廠。已經停工的，可指導其轉業，未停工的改善其經營方式，提高品質。對於一些雖爲新中國將來經濟建設及文化建設所必需，但在今天因經濟建設及文化建設的高潮尚未到來，一時感到銷路呆滯，生產相對過剩的生產事業，（例如煤炭、水泥、機電、造紙、化學、肥料等）應用定貨或收購方式儘可能維持它們的生產，自然這種維持一方面要視政府主觀上的財政能力，一方面應以經營合

理，技術優良爲限。對於開業、轉業、歇業、遷廠等等，應有一個生產指導委員會的組織，根據全國的情況，與國營經濟相配合，加以必要的指導。

第三、我們應該使工人的失業救濟與企業經營兩件事完全分開來。過去有許多私營工廠，由於歷史的或其他的種種因素，僱用工人，往往超過它實際所需要的，其所以造成這種現象，有的是本來經營不合理，安置親舊，用的職工特別多，有的因生產規模已經減縮，而職工人數並未隨比例減少。許多工廠，負擔了一部分超過其業務需要的工人的工資，等於工人的失業救濟金，因而使工資部分支出在成本中所占的比重特高。這種把企業經營與失業救濟混在一起的辦法，祇有把工廠拖垮爲止。要使生產經營合理化，就必須按照企業經營的原則，允許一部分職工的停薪留職。同時，某些經濟事業的縮小，停工和轉業也是不可避免的。故失業工人在最近一個短時期內，還可能增加起來。『中央人民政府已經決定撥出一批糧食和經費，同時也要求工商業家和在業工人拿出一部分錢來，作爲救濟失業工人的基金』。上海及天津北京等都市已擬訂出一些救濟失業工人的具體辦法來，這些辦法由於各地的情況不同，（例如北京失業工人所占比例小，上海則所占比重大）不必完全一致，但原則上人民政府已經決定爲救濟失業而拿出一部分錢來，同時要求工廠和在業工人也分担了一部分。救濟失業工人不僅是爲了救濟，同時還要使失業救濟與企業經營分開，也是爲了使企業經營完全按照企業經營的原則去辦理，這對今天的工商業難關的渡過是有重大意義的。

第四、我們要製定一個投資的暫行條例，以便在新公司法頒佈以前，使投資者有所遵循，並且使他們的合法利潤得有保障。自舊公司法廢止以後，許多資本家思想上有所顧慮，他們不知道今後股東有沒有分紅，股息如何分派。資本如何重估及盈虧計算用什麼做單位？能不能避免虛盈

實虧的損失？是不是所有股東都要負無限責任？所有這些思想顧慮都是有理由的。但新公司法的頒佈，不是短時期內所能完成的，這倒不是起草有特殊的困難，而是人民政府對這件事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必須廣泛地徵求工商界的意見，以避免閉門造車的錯誤。在新公司法頒佈之先，政府可能先發佈一個企業投資的條例或指示，其中對於企業組織、出資人的權利義務、盈餘的如何分配、以及資本計算方法，都有相當明確的規定。這一投資條例主要的精神是獎勵私人的投資，決不是限制私人的投資，目的是要解除資本家的思想顧慮，而不是增加他們的顧慮。

第五、對於稅收的問題，應該使它盡可能符合「合理負擔」的公平原則。爲了保障革命戰爭的供給，澈底肅清台灣、西藏的蔣介石殘餘匪幫，完成全國解放大業，工商業家不能要求輕稅政策，這一條是確定了的。但負擔應求合理與公平，應使其不至影響工業再生產的進行，否則就不能『照顧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也是違反共同綱領的經濟政策的。關於稅收的意見，工商界反映的很多，政府要根據這種反映，認真地糾正稅收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稅收問題，有兩方面是值得我們研究的，第一是稅率本身是否過重（所謂過重即超過工商業能力所能負擔的限度。）第二是在徵稅方法上有那些缺點？據我們所得到一部分工商界的反映，似乎徵稅方法上的缺點，尤大過於稅率本身的問題。但稅率本身是否過重，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如果稅率確屬過重，以致影響『生產的恢復與發展』時，稅率並不是不能修改的。關於徵稅方法，許多人認爲民主評議，在保證完成稅收任務上，有很大的優點，但也造成了一些負擔不合理的現象，特別是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負擔不平衡，例如甲城市富力較乙城市大十倍，而甲城市的稅收較乙城市僅重三倍，其次是行業與行業間負擔的不平衡，有的行業太重，有的過輕，第三是戶與戶間負擔的不平衡。民主評議有小戶擠大戶的現象。這種種偏差，都可能發生，而且事實上也是發生過的。無疑地，民主評議是

過渡時期的不得已的一種辦法，在會計制度未臻健全的條件下，這是比較可以採取的辦法。民主評議是可以改善，而且最後還是可以取消的。再其次是關於征收手續上的一些偏差，例如總店撥貨給分店，這決不能視為一種銷貨行為，但有時竟當銷貨行為征稅，這就變成了重複課稅。又如對於『等均屬之』的解釋，過於廣泛，幾乎無所不包。但這些是比較小的技術問題，在征稅細則頒佈之後，不難加以糾正。總之，人民政府雖強調稅收任務的重要，但決不是說對於稅法稅率及征稅方法決不容加以修改。祇要發現了工作中有缺點，反映上去，一定可以改善的。

第六、是關於資金的問題，今天各私營工商業都苦於資金短絀，不敷週轉。當然資金問題的癥結還是市場萎縮，銷路呆滯。對於一部分必須維持又對國計民生有益的生產事業，人民政府勢必要考慮到用收購成品，定貨或加工的方式，幫助他們渡過目前資金的難關。但更重要的是工商業家應該盡一切可能，自己拿出力量來，如果把自己的資金隱匿起來，而一味倚賴政府來救濟，那就是過去對付國民黨政府的傳統作風之遺留，有遠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不應該這樣做的。其次關於利息問題，目前由於人民幣幣值穩定，利率已逐步降低，高利貸問題今後可隨幣值及利息之恢復常態，而逐漸減輕。至於過去的債務如何處理，能否凍結，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要多方面的考慮才行。最後，爲了救濟工業資金的枯竭，投資公司是值得我們考慮的一個方式，關於這一問題，此處因限於篇幅，待日後再來說。

以上所述的六個問題是渡過目前工商業困難的所要考慮的幾個方面。據我所知，人民政府對於目前各地工商業所發生的困難已予以充分的注意，這次問題表現得最嚴重的是上海，上海的情況不能代表全國，但因上海在全國經濟上所佔比重甚大，我們仍不應予以忽視。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會議上曾鄭重指出：『今後幾個月內政府財經領導機關的工作重點，應當放在調整

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以及公私企業各個部門的相互關係方面，極力克服無政府狀態。」陳雲主任也指出「今後數月的工作，除堅持財政工作方面一切正確的方針和政策，並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偏向以外，應將重心轉到調整工商業方面去，並做出可能和必要的成績。」這都說明了人民政府的最高領導者是如何重視當前工商業的困難與問題。工商業家應該除去思想顧慮，信任政府，同心協力，與政府相配合，採取行動，以渡過目前的難關，並迎接不久之後光明的到來。

論加工定貨收購中的公私關係

孫曉村

自從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決定今後的財經工作，將以很大部分的力量來調整工商業以後，在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政府一方面召開以工商局長會議為首的一系列的會議，來了解全國各地私營工商業的情況，並研討調整改善的途徑，另一方面，以劍及履及的態度，立即發動了一些解除或減少私營工商業困難的有效措施。其中對於私營工商業的加工定貨以及收購產品的這類業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由於執行的及時與數量的鉅大，這一措施，已發生了顯著的效果。以上海來說，最近工業情況，不但不再繼續望下，而且已經開始好轉，這種良好的反應，說明政府的措施是正確的。

政府這次加工定貨和收購產品的方針，是採用重點維持的原則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這措施更為有效。無論就全國範圍或就上海一地來講，加工定貨的主要的對象，是棉紡織業和機械業，而這兩業的情況好轉以後，其直接間接的影響，對於整個工業來講，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政府對於棉紡織業的委託加工，換言之，即代紡代織，在數量上是驚人的。如五月份政府委託全國私營紗廠加工的錠數，為九十五萬五千六百錠，其中華東佔七十萬五千八百錠。這個數字，如果就其運轉率而言，達二百零七萬三千九百錠，佔全部運轉中的紗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其中華東的比例，達百分之四十三點六。六月份的情形，運轉率不變，加工數增加到一百六十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錠，就運轉率而言，佔全國私營紗錠運轉量的百分之八十一點五，其中華東加工錠數，

爲一百三十六萬錠，就運轉率言，佔全部華東私營紗錠的運轉量的百分之八十四點二。關於機械工業的定貨，中央重工業部曾召開全國公私營的定貨會議，爲了維持機械工業的繼續生產，政府決定拿出一筆很大的力量來向它們定貨，這項工作現在已經開始進行，全部定貨數量中公營與私營的分配如下：總數爲一〇〇，（以工來計算）其中華北公營部分佔百分之十一點四，私營部分佔百分之九點一，華東公營部分佔百分之七，私營部分佔百分之二十一點四，其餘分配在東北、中南、西南、西北等四區。總之這批定貨，如以半年的生產力來講，華北私營機械工業已達到百分之八十七，華東已達到百分之四十三，這些數字，充分的說明了這次政府對棉紡織業的委託加工，以及向機械工業的定貨，由於數量的鉅大，對於這兩業已起着決定性的維持與扶助的作用。

至於收購產品的業務，就五月份來講，政府在全國各地，已通過貿易部門，對於重要行業的出品，作適當的收購。這種工作，今後還要繼續，而且在可能範圍內還要擴大。

二

這類加工定貨以及收購產品的措施，在今天政府財政的情況下，無疑地是很大的一項負擔；如以代紡代織來講，爲了儘量做到使這工作在新花登場以前不致中斷，政府就得化很大的力量與很高的代價，去掌握棉花；又如對於機械工業的定貨，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不是今年所需要的，但是爲了維持機械工業的生產，政府不惜長期的壓下一筆資金。這種情形，在收購產品方面，也大體如此。總之今天政府寧願再度緊縮一切開支，如降低工作人員及部隊的供給和薪給的標準，而對於如何維持私營工商業方面，却盡其所能的來做，在這一切措施上面，政府不堅持財政的觀點，更沒有利潤的觀點，不但在數量上堅持要達到使這一業可以維持的程度，而且在一切方面做

到仁至義盡的程度。例如上海每件紗代紡代織的工廠，原來二〇五折實單位，後來爲了照顧私營紗廠的困難，已提高到二二四折實單位，又如上海公營紗廠，每週開工數不過五天五夜，而代紡代織的私營紗廠也保證它們四天四夜。從這一切措施上，我們應當認清一點，就是政府與私營工商間正在建立一種新的關係。這種新的關係，和過去國民黨反動政府從財政觀點，利潤觀點來剝削控制私營工商業情形，有其本質上的不同。今天的新的關係，從政府方面說來，除了上述的沒有利潤觀點外，是有重點，有選擇，有步驟的照顧與維持，而且出之於平等的協商的方式；這種新的關係，並且還包括了新的勞資關係的內容，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把生產更進一步的搞好。

三

面對着這種新的關係，我們的民族工商業家，應該有一種新的作風。這是在政府表現對人民負責之後，民族工商業家，應有的對政府負責的表現，也就是對人民負責的表現。政府與人民都有權利向民族工商業家這樣要求，要求他們負責，要求他們樹立新的作風。今天政府的維持與幫助，從另一方面說來，也就是對工商業家的放寬，我們的民族工商業家要經得起放寬。

在新的關係上，民族工商業家應當樹立的新的作風，簡單的說來，不外下列四點：第一、應當儘量減少自私的要求，也就是說利潤的觀點。私營企業追求正當的利潤，是天經地義的一件大事，但是今天因爲產品滯銷，而由政府出來維持的情況下，工商業家應當以得到維持爲滿足，儘量不再有利潤的要求，而且進一步，從經營合理，精簡節約來減低成本。這樣要求，當然只限於政府從維持的觀點上來從事的加工定貨與收購，在這範圍以外的，應當按照市場情況來處理。由於政府二的維持與照顧，是一時的救急，政府財政的情況，不可能長期的支持這樣的負擔。由於

通貨停發，物價平穩，而引起產品滯銷的時期，不久就要過去，廣大的農民購買力，由於農產品的次第登場，將要逐步恢復，私營工商業的情況，將要一天一天的好轉，私營工商業家應當及時準備來展開他們的業務。不要因為政府的加工定貨與收購產品，而形成一種依賴性，這是應當嚴重警惕的一件事。要知道，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轉到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從通貨膨脹，物價高漲，轉到通貨停發，物價穩定，從長期戰爭以後，轉入平時，在這段轉換時期，工商業是有困難的，但是困難不等於沒有希望，一切有利的條件正在成長，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私營工商業有光明的發展的前途的——雖然經營方式或努力方向，將要大大的改變。總之私營工商業家應從政府維持的這段時期中，恢復信心，振作起來，整頓自己的內部，準備自己的力量，來在不遠的將來，打開自己的業務路綫。第三、在這新的關係上，民族工商業家，應當發揮老老實實的作風。這種作風，原是我們固有的道德，但在國民黨反動政府長期統治之後，在今天說來，實在最需要的一種新作風。我們看到最近華東花紗公司召開的代織座談會，指出一部分簽訂代織合約的工廠，所繳的布疋，有短碼、霉壞、緯紗不足等取巧情形，甚至於有簽訂代織合約後，轉包出去，從中圖利的行爲，這種敷衍塞責企圖取巧的作風，不但否定了這些私營企業自身的前途，而且將大大的影響公私關係的調整，我相信這種不負責任的舊作風，今天存在於民族工商業方面的，一定是極少數，但這害羣之馬，也不應忽視。今天社會需要一種老老實實的新作風，工商業方面，應當堅持這一點，因為只有這種新的作風，才能與新的關係結合起來。第四、從這次私營工商業的遭遇困難，以及政府的維持與照顧中，民族工商業家，應當進一步的對政府有所認識。解放以後，所或多或少存在着的顧慮，經過這一度的接觸與結合，應當不再存在了。民族工商業家今後的前途，應當無保留的拿出自己的力量來與政府合作，如在經營方面應當接受政府的領